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

评书传统作品选

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

評書傳統作品選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目 次

編輯前言..... (1)

白虎鎮.....王少堂 述 (1)

李太白趕考.....袁逸民原詞 胡 裘整理 (24)

三吃魚.....王杰魁 述 (34)

頭請姚期.....連闊如 述 (44)

毛大福.....陈士和述 林 彥整理 (75)

古城相會.....唐耿良整理 (131)

草堂訓子.....李偉清 述 (147)

馬跳圍牆.....張鴻声整理 (158)

程咬金賣笏子.....馬連登 述 (175)

白虎鎮

——揚州評話“水滸”的一部分

王少堂 述

武松离开武家庄，英雄上路，心急如火。心里急什么事？怕十字坡張青夫妇不放心。武松心想：我从十字坡动身哪，本說一脚就到青州，到得青州就申信到十字坡。我在途中，你看，这个种种的就攔，日期就訛錯远啦。怕的是我家拜弟施恩一定到了十字坡了，十字坡不安，我家拜弟就更加不安了！想到此处，英雄恨不能插翅飞到青州二龙山。

一日，看看天色倒又晚了。噯，日天太短，一天能走多少路。放个夜站！早不放夜站，迟不放夜站，独独今日要放个夜站玩玩！走着走着，天色黑了；走着走着，只見远远的烏醋醋一重谷口，天上虽無月亮，借夜光看得見，他是目力好。只見兩边疊就山峯，谷口地勢高大，武二爷就进山谷囉，胆实在大極了，走路也不問，那曉得这座谷不易走！什么道理？这是一座穷谷！穷谷怎講？谷口到

谷口有八十里大路，谷里啊，無田庄，無人烟，連古廟都無得，晴天好日还不要紧，果然刮風下雨，想找个地方躲風避雨都不得！你看这种山谷喲，敢放夜站哪？舍命求財的商人也不敢。

武二爷进了谷，走着走着，噫喂，大風起啦，他也不在意。什么風？东北風！刮得不是时候！冬令天，东北風刮不得，一声刮到东北風，請謹防下雪！走着走着，居然天上就落囉，飄飄洒洒，落在衣袂上，定神望，一点点的雪白，罢！就是雪。这个雪还越下越大，越下越紧，蹣蹣跚跚，鹅毛大雪是滿目梨花，望着望着，地下就白啦！望着望着，雪就往下堆了！这个雪，堆起来快呢。堆着堆着脚下就好深的了，走着走着，嘿，直即齐小腿子了。这个时候还不大好走，走得不好，一跣，就是一个跟头；一絆，一个倒跟头，周身跌的都是雪，一潮，身上腌臢泥漿！啊？武松怎么跌起跟头来的啊？練武的，会拳脚的人哪，走路該派脚下有根哪。噯，他往日不会跌跟头，即便天上下大雨，他也不会跌跟头，这个雨地好走，雨地不过有水塘，远远地望見水塘壘，当然小心在意囉！唯有这个雪地难走，最迷人。这个干雪，堆啊堆的，能堆多高的，地下有窿，有塘，有溝，有渠，这雪最兴旋啊旋的都給旋平了。武松又没有走过这条路，不曉得前头有条溝，一絆，就是一个跟头；不曉得前头有个塘，一跣，就是一个屁股坐子。武松从不跌跟头的人，今日跌得和泥淋子彷彿，身上鬧得鷄淋透湿，头上頭髮都湿漉漉的。武二爷走着，怨着，恨着，心

里头急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大雪。这个雪究竟怎么大法？我也有几句說：

彤云布，朔風酣；天地变，華夷改。若柳絮舞庭間，飄飄斜，片片歪。四下里叠石块，填平道路崎嶇，堆就峻嶺坡崖。翠竹蒼松一片白，玉乾坤，銀世界，粉妝成亭閣樓台。江边船上，漁翁痴呆，簑衣披御，一竿釣出寒江翠。边关上武將也抄手，避風少息安营寨。城中只有石坊在，孟浩然懶去尋梅花，韓退之拥住藍关外。屯堅北塞，清賞开怀。恨天台，推倒瑤階，甩下白梅，不成祥瑞反成害，山中苦坏武行者，赶不到双龙寨。几时得霧散云开，紅輪日晒，万里乾坤皆洞开？

整整下了一夜，到天色亮了，武松把八十里一条穷谷也走完囉，雪也住了。什么道理？調了風了。西北風，雪住天晴，紅日东升。这个老西風，一刮，直即滴水成冰。武松这一刻哪，却也不曉得冷，跑路着急，身上还有汗，里头小褂衿都汗潮了，果然坐定了，怕是就要冷了。武松脚底下齐膝头的雪，肚里呢，餓得鬼叫。滿眼望望，找不到个鎮市。有無鎮市？有！出了谷沒多远，就有个大鎮市。他怎么看不見哪？如其是晴天，每每的人赶路，多远就能看見村鎮，何以呢？就烏酣酣的了。什么东西烏酣酣的？树木。今日为何不見树木？雪天，雪把树全盖起来了，树木染得雪白，房屋也染得雪白，地下又是雪白，滿眼全是白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怎么能看得見鎮市？走着走着，

到了鎮門口了，才曉得左右兩邊有草房，迎面是鎮口的礮門，扁磚直砌到頂，圓礮寨門上邊一塊白硃石，三個大字，本來是三個紅字，鑿刻的凹字，被夜里這雪旋啊旋的旋成了凸字，拱托在外邊，和三個棉花字相仿，雪白，罷，倒還很清楚的。武二爺望望這三個字，倒也認得：白虎鎮。進了鎮市，街道寬闊，兩旁店面整齊。這個鎮市，人煙稠密，不過今日哪，冷落一些。許多的大金字招牌店，只拉半邊門，只為鎮市上平日全靠的過客的生意，全靠的鄉戶上街的生意，夜里這個大雪尅下來，今日天這個冷法，鄉戶不上街，過客又不得，所以大店只拉半邊門就行了，窩點風，稍為暖和些，櫃台里只有個把兩個人。人呢？人哪，今日不得事，等於放假，三個，兩個，邀約出去弄茶吃，有的上面館弄酒吃。這個冷天哪，弄杯酒喝，里添棉好得很呢。今日倒是酒館面館里的生意擠不動，就顯得街上冷落囉。

武二爺也想吃酒。走着走着只見一家三間門面的飯館，上首這一間廚房里焦炒熬炸，忙了烏起來，生意不壞。當中這一間，六扇屏風，出入通衢走路。下首這一間，出入櫃台，有個店東，年將半百，坐在櫃台上照應店事。武二爺直即進店門囉。葷館啦！現在全也不開囉，臉玩老了，看見館子直即就朝里头逛，還走櫃台前經過。這個店東把他望望，吓得一愕！不是別的，他這個身上啊，泥漿子糊滿了，濕漉漉的下半段直即全是泥。今日后頭堂里客滿，試問，這個和尚跑到後頭，身上這個泥啊水的，如把旁的客家衣服碰髒了，當時就要出事。上來擋他吧？僧道有

緣哪，也不作興擋，來照顧你的生意，更不能擋。不擋？又怕出事。這個老板利害，想了個章程，走上來，雙手一拱：“啊，大和尚！對不起哪，小店是個葷館！”只有拿這句話來阻擋。武二爺往日聽見這個話，可以聽得下去，今日放夜站，跌跟頭，是一肚子“几里不查”的委屈。興頭頭地進來吃，你看他上來先弄這麼一句犯嫌的話，你說槓火不槓火！

“什麼？葷館？你派和尚吃素的嗎？”

“這個……”

“哪個？”

“噢，乖乖！你人家奉旨吃葷，怪我不好，請後頭坐！”

老板趕快打招呼，武二爺氣撲撲地進來了，過屏風，到腰門口，就看見第二進屋了。啊呀，第二進堂裡頭滿滿的人，想找張桌子挂個角都挂不下去。武二爺站在腰門口，望望沒處空，進退不得。這時，恰恰中進的個跑堂的劉二，忙沖沖朝前頭跑，看見和尚擋住路口：“呔！和尚，化緣嗎？旁邊站站啥！”啊？武二爺本來有氣，氣上加氣：我，拿銀子照顧你的買賣，你說我化緣。噯，不能生氣，听人說過的，出家人以化緣為本，何必動氣？他也沒有推扳我哩！“呔！和尚不是化緣的！”“啊？不是化緣的？這一說是我眼力差，看錯了？做甚？等二水面湯的！”啊，武二爺實在耐煩不住了，化緣可受，二水面湯難當。要憑這個氣憤，走上去，就是一個巴掌，一個巴掌，他也受不住，頭都得打得歪過來，怎麼辦？忍住氣，弄点小苦頭把他吃。“來，到和尚面前來。”“做甚啊？”“同你講話。”“有話

你說嚟！”“附耳。”“啊嚏喂，作而不傳，要附耳。哦，我明白囉，还是我猜錯了。噯，你噉，不是等二水面湯吃的，还是來化緣的。化緣要和我附耳做甚呢？附耳者，你是要問問我的底，你初到此地，認不得張三李四，這一堂的客，哪一個財主？哪一個殷實？哪一個好善？哪一個不好善？你莫名其妙。問我這個地頭人，就把底透給你了，哪桌是好善的，哪桌是有錢的，隨後把你領上去，你奸向人家化緣。我在旁邊攪着些，幫助說些二話，說到臨了，蹀過三兩五兩，十兩半斤，等銀子寫下來，提個份子給我，一九、二八、三七、四六，對把我也不想！你也不要想，把個信給你，沒財爻！望着我這一堂的酒客是不錯，穿得是不丑，大相好看，對不住你，三更天銼牙，四更天吃人，都是眼睛一睜想人錢的人，沒得錢到你弄。”“你渾講的什麼，和尚還有話說！”“你說啥！”“附耳！”“哦，附耳。”劉二湊到近前，就把左邊耳朵送過來，不曉得和尚把苦給他吃。武二爺頭一低嘴一張緊靠他左邊的耳門子，頂調一聲喊，這一聲喊得吓人，彷彿一聲炸雷！

“呔！”

“啊嚏喂！不得命了！耳朵被你炸聾嚟！”

可是炸聾了？不是的，閉住气了，一天兩天都不得恢復，起碼三天二天才能夠還原。劉二不曉得，以為耳朵炸聾了。“你把我耳朵炸聾了做甚啊？”“你這個雜種！你說和尚等二水面湯吃嚟！”“不是的嚟，你好說啊，把我耳朵炸聾了做甚哪？”“耳朵聾怎麼聽見的？”“左邊聾，右邊還

能听見的。”

两个正在吵，第三进的个跑堂王二上来解围：“来来来，大和尚，大和尚，你人家息怒息怒。你和我們这个跑堂的有什么較量头？他不好，你尽管罵他几句，打他兩下也不要紧，耳朵还是玩的嗎？我們全靠耳朵眼睛吃飯的！不談了，一句話，怪他不好！你人家請到后头坐吧！这个堂里全是滿的，挂桌角都沒有处挂。后头楼下厅呢，又大又清靜，你人家請到后头，我来拿酒肴伺候。看我的薄面，好不好？”武二爷一听，話中有刺！“嚔，不看你这个杂种的，打定那个囚囊的了！”王二心里說：“啊？連我一起罵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連做和事老的都罵下来了！好吧，你狠吧！我們生意人不和你淘气，生意人納角，我来弄个吃不得的苦給你吃！”二人一前一后，到了第三进楼下厅。当日，这个房子也盖得講究，年代多了，朽敗不堪了。楼上堆堆硬器家伙；楼下呢？楼下虽說是个厅房的款式，迎面的屏風、后头的腰門都沒得了，牆拐子又倒了一角，牆后头一个大空院子，風直朝里头灌！靠西边山牆就是楼梯，牆角，一張香几，香几面前一張三面头的桌子。楼下厅正中間哪，有張桌子倒講究哩，一張海瑁桌子上面扣着桌圍。兩張紅木椅子，大紅椅披、椅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的款式？这地方啊，有人包住的。跑堂的王二方才正在归置这个地方，后腰門，牆拐子都要用蘆席、木板擋遮好，燒着宮薰、手爐、脚爐、头鉢，主人翁来时，不会說冷。沒等得归置齐整，和尚交刘二吵得凶，去劝解，不能

做活死人。又存心把苦头給和尚吃，把和尚引到这里。这个桌椅，还就要主人翁来才能坐，旁人却沒得哪个敢坐，是鎮上人都曉得，武松不曉得。武二爷望望，大可怪也，屋子虽破，這張桌子倒款式，我要坐上去倒不坏哩。武二爷眼光射住這張桌子，心里就想坐在当中。王二哪，就趁机而入囉：“大和尚，当中坐吧！”“怎么說？”“你人家当中坐下来，把你人家当西天活佛供，好不好？”“好！”武二爷得意：“可見人哪，也不宜善。我不在前头發下子威呢，他不会这么恭敬我，剛才在前头一声把那个小二的耳朵炸聾了，这一个也不敢放肆了。他恭維我了，要把我当西天活佛供。”豈不知坐不得。什么事坐不得？一者這張桌子有人包住，坐上去，主人翁来，当时就出事！二呢？二啊，这个楼下厅，后头屏風沒得，腰門沒得，牆拐子倒了一角，坐在正当中，脊背后就是西北風。这个腦后風，滴水成冰，神仙也怕。武松哪个曉得哪，进門也沒有望望方向。兩張椅子，一張摆包裹，一張椅子自己坐，身上和泥猴子彷彿，就这么坐下来。小二望望，心里說：“噯！好！乖乖！你把个椅披椅垫坐成泥蒲团，主人翁来，一个巴掌不把你和尚头打得歪过来！”了不的！这个王二陰險，骨子里玩的借刀杀人的手段。“噯，你人家吃什么酒席？”“好酒好肴。”“有噯！”王二跑到前头，拿了一壺酒，燙得滾燙，帶了兩碟小菜，一付杯筷。“大和尚，請用！”“好！”武二爷肚里又餓，伸手把酒壺一把抓，斟了一杯，啊，滾燙噴香，吃在嘴里，有口勁；下到肚里，和个火团子差不多，直滾到心

口，滾到小肚子底下。多受用哪！急斗又弄了一杯，小菜搭搭，好極囉！剛剛吃了三杯，不好！噯，身上冷了！怎么冷的？該冷囉，他先前放着那个夜站，一夜跑下来，用勁用力，里头有汗，不觉得冷；这立刻坐下来啊，身上汗落了，腦后風这一吹呢，把点热气全收得了，从里头小褂衿起，一直冷到外头。武松此刻只曉得冷，还没有看見哪，他脊背后头衣服都冻起来了，硬得和蚌壳差不多，兩只袖子也冻得挺硬的。这个还不算数，前髮齐眉，后髮披肩，頭髮本来稀潮，坐下来，这个水原是往下洒着，因为头上有热气，燙啊燙的，燙到頭髮梢子，不往下滴。怎么？水珠子才滴，后头西北風一吹，冻起来了。这里冻着，上头还是燙着，这样冻着燙着，吃了三杯酒，頭髮梢子上的冻淋璫子有半寸長，一排珠翠似的。这一刻，和尚可好看囉。果然来几个大个子把他搭起来攪兩下子，能把周身衣服攪碎了，就成了个脆和尚了！身上冷不冷呢？身上冷倒还罢了，这一双脚不能受了。人在冷天一双脚最要紧，脚暖和，周身就舒服；脚一冷，周身都不得勁。武松望着自己这个脚上是湿润潤的，随后怎好走路呢？有了！何不趁吃酒時間叫小二拿点火来，炕炕鞋袜烘烘脚？对！“小二！小二过来！”“在这里哪！你不要喊！”“有件事和你商量！”“你条嗓子双料！你在前进里一声喊，把我家靠膀子兄弟刘二的耳朵炸聾了一只，你又預备来办我的耳朵了。我耳朵不聾，你說話低低說，我就听見来，噯，你喊什么事？”“你們店中还有头鉢嗎？”“大和尚你要头鉢嗎？

有！我們葷館全靠在頭鉢上打照，多了不敢說，大大小小，百十個都有！”“好！代和尚揀個大些頭鉢，把一大鉢火來！和尚要烘腳呢！”“什麼？你人家說新聞話了，這個火我不敢把！”“為何？”“昨夜這個大雪趲下來，木柴陡漲兩碼一担，有錢買不到干木柴。今日生意又好，不得哪個鍋里沒得湯，不得哪個鍋里沒得菜，鍋膛里個底火和寶貝差不多，我如其拿個頭鉢去挖鍋膛里的腳火，老板准定和我拚命！好，不能玩！”王二心里說：就是老板不說話，這個火我也不能給他。你大和尚腳冷，要烘腳，這一堂的酒客，哪個腳不冷呢？看見我拿火給你烘啊，他們也會照樣喊起來：王二啊，代我也把一鉢子來！代我也帶一鉢子啥！那一來糟啦，不跑堂啦，我就送火玩吧！“大和尚，不能違命！”“你不拿火，看和尚怎麼對付你！”不好了，“此也”下來啦！“好啊和尚，你要放肆啊？你真正離了格啦！你剛才把我劉二兄弟左耳炸聾，我就想和你不得過，因為我們是生意人，生意人要‘納角’，不和你淘氣。你又和我來撒野了，噯，果然要撒野，可不要怪我！”“怪你幹什麼？”“我們這個鎮上，最齊心哩！我就要鳴鑼了！”“鳴鑼幹什麼？”“鳴鑼齊人！鑼一敲，多了不敢說，頭二百口子，就來服侍你了！”“噯，我和和尚一個吃酒，要這許多人來伺候幹什麼？”“怎麼伺候你？就要擺布你了！”“怎樣擺布？”“就要請你量量地了！”“怎樣叫量地呢？”“你當真的不懂？”“不懂！”王二把拳頭一豎：“就要打你啦！”“喔！哈哈！原來要與和尚動手！好！你揀個扎實的過來，拿頭來碰碰

拳头！”說着，武松右拳，对准海瑁桌子，一下子，把桌面子打了個洞！王二在旁邊一望，咦，乖乖，通來！海瑁桌子開了天窗了！小二是又怕又氣，眼睛翻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去拿火。壞了，他這個火拿來，也不得討喜。何以呢？無論做什麼事，总要這人從心眼里願意去做，這個事做出來才會好。本不願做，被人逼迫了去做，做出事來不會討喜的。王二跑到前頭揀了個鉢倒不小，到灰堆上把早上出出去的死灰，揀了一頭鉢，灰平着鉢口，端到鍋膛口，箝了兩火叉子現火朝灰上一堆，猛一瞧，好看哪，堆尖的一鉢子火，其實一肚子死灰，這個火站不住，風一揚就沒有了。王二兩手捧住鉢子，來到樓下厅：“來來來，大和尚，不要喊啦！”“好！火來了，火來了！”“噯，烘吧！”王二把鉢子朝桌肚里一放，武二爺望望，啊，這一鉢子火不壞，鞋襪可能炕干了。他兩腳懸起來，朝邊上一翹，鞋底厚，熱氣透不進去。“噯，褪掉鞋襪，炕上一炕！”武松脫去鞋襪，兩只肉腳，朝鉢邊上就一擱，炕着炕着，不得熱氣了。自然了，這個火站不住的。再用個腳指頭把火撥撥啊，噯，一點熱氣都沒得了。“小二！”“噯，大和尚，什麼事？”“代和尚拿火！”“啊？還拿火啊！”“怎麼的？你要不拿火，看和尚怎樣對付你！”“算你狠！我少陪你了！”小二說着，轉身就跑，跑到前頭就朝櫃台旁邊棧牌後頭一站，氣得咽咽的，兩手抄住，一聲不響。

要出事，巧事就多了。這時，店門外大街上來了一騎馬，馬上這人二十多歲，頭上花布纏頭，短衣找紮，裹足纏

腿，脚穿攀尖踢土快鞋，跨下这骑马是紅沙馬，馬肚子上一下子的泥漿，大概走鎮外潮地方來。馬到店門口，這人把馬勒定，用鞭杆子一指櫃台：“呔，店東听了！”東家一望：“小大王，什么事？”“我家二寨主今天高兴出來踏雪，剛才在鎮外寻到了梅花，就要來鎮上吃酒，你那楼下厅可曾打扫潔淨？不能誤事啊！”“曉得嚟，曉得嚟！”小大王撥轉馬頭，復行到鎮外迎接他家寨主去了。東家忙起來了：“王二噯！王二噯！”其實王二站在棧牌后頭生氣呢。老板連喊了三四聲，不能再不答應囉，把頭一伸，臉朝外一露：“老爹！我在这塊呢！”“啊嚏喂！你有多瘟呢？”“不瘟怎麼說？”“剛才小大王來送信，你曉得？二大王高兴，出來踏雪寻梅，寻到了梅花，就要來吃酒，关切把楼下厅打扫潔淨，楼下厅可有酒客？”“老爹，楼下厅酒客倒不多，只得一個。”“一個嚟，好商量，請他搬到前頭來，這一刻前頭堂里不得什麼人來。”“嗨，老爹，這一個還就像一個呢！”“啊？一個啥？”“就是那個過路的和尚！”“啊！可是揸一個包裹，身上鷄淋透濕的，帶髮修行的那個和尚？”“不錯。”“喔，那個和尚是凶呢！他進門，我不過說了一句小店是葷的，他就翻起眼睛來了，就望着我喊起來了。和尚坐在哪塊啦？”“老爹，他就坐在大王包的那個海瑁桌子海瑁椅子高頭，还在那塊吃着喝着呢！椅披椅墊弄得一塌糊塗，海瑁桌子還打了一個洞呢！”“這個座位坐不得的喲！大王一來，當時就要出事啊！”“怎麼辦哪？”“你到后頭去，請他挪到前頭來。”“老爹，未定肯挪。”“你和他好好地說，和

他用軟的，軟的實在不行，就把硬的給他吃！”“怎么硬法子？”“你就把大王說出来，你就提这个座位是大王包下的，他就再凶些，再惡些，听見大王，不会不怕！”“噯，这个章程不坏，我来我来我来！”王二又跑到楼下厅：“大和尚，受等受等，头鉢就来了！”“你到哪里去的？”“我啊，刚才正要去拿火，忽然要出恭，在茅廁里出恭啊，我就想呢，先还不服呢，先前有酒客到这堂里吃酒，誰也不喊冷，怎么唯独你老人家喊冷啊，要烘火啊，什么道理？我悟了半天，后来才把个理悟出来，你老人家坐到这个地方不好！你看，腦后大院里沒遮擋，腦后風，說个笑話，神仙还怕腦后風呢！我就再把許多火給你烘啊，也不行，还是冷。我劝你老人家挪下子，挪到前头去，我来揀个好地方給你坐，我拿上好酒着伺候，好不好？”“这——个，”武二爷听听，再把臉掉过来望望，英雄大怒：你家的地方，你堂倌不曉得腦后風；我也沒有定要坐在这里，是你叫我坐的；你分明是有意把些苦給我吃，你这一刻曉得我难惹，你又想叫我搬了，做不到！我就是这种拗脾气，我情願挨冻，我还偏不搬！“什么？你叫咱搬？”“噯。”“不行！”“什么事不行？”“和尚生来有个病，吃东西，不飽不能挪。一挪就要害病了。”王二一听：乖乖，絕症，絕症！这个事和他軟說是不行啦，非和他玩硬的不可啦。王二拳头一豎，眉头一抬：“和尚！”武二爷望着好笑，好鬼相！你看，把个拳头又豎起来了。“喊我和尚怎么的？”“我曉得你放肆呢，我刚才劝你挪是成全你的！实对你說，这张桌子有人包住的！”

“嗨，包住的是什么人？”“我們这鎮外五里路有座山，叫白虎山，山上有二位大王，厉害非常！这是二位大王包的位子，你大模大样坐在高头，还把桌子打这么大个洞，大王頃刻就到，大王再惡嚇和尚，看見你坐在座位高头，大概随手一个巴掌，和尚头要打个飞得来啊！还不放明白些，快識趣，慢些跑，大王来，你就不得命了，慢慢地跑不要紧，不要把腿弯断了，弯断了！”小二本以为他腿都要跑得弯断了，要忙着跑，再望望啊，咦喂，咦喂，动都没有动，和尚好稳呢！武松怎么样了？武松两个眼睛翻着，望着小二，心里說：啊！怪道先前叫我坐在当中哩，存心給我苦吃。大王要到了，他怕出事了。天下人怕大王，我不怕大王。不过不能說狠話，說了狠話，他把大王送到旁的地方吃，不能玩。最好能拿他作作耍，免得他們只曉得大王狠，就不曉得我和尚的道理，世事人情就是这样，只認得睜眼睛金剛，認不得閉眼睛佛。他既怕大王，我就借題拿大王来惊吓他，对！“小二！这个座位什么人包的？”“白虎山的大王！”“喔，你知道和尚是哪里来的？”“不曉得。”“你两个烏珠兒一个都没有睜，和尚就是白虎山来的！大王来干什么的？就是来陪和尚吃酒的！”“你人家是白虎山上来的，和大王是朋友啊？”“正是！”小二一愕，啊咦喂！好啊，我說这人怎么这样狠，拳头一搗，桌面就通！哪曉得是白虎山上来的，怪道这个狠法子。“大和尚，你人家不早說，你吝教。早說是白虎山来的，还要你喊拿火嗎？手爐、脚爐、宮薰，三盆火早已送过来了！”“好，先端得来